

# 時評

准中  
認華  
為郵  
新政  
聞掛  
紙號  
類特

期二十第

## 時事述評

這是最後一滴光榮的血

對於榆關陷落之認識

平津人民現在應該做什麼？

原料生產國之政治經濟的不安

終難解決的協約國間債務問題（續）

美國工商業之衰落及其外交的新動向

托落次基論俄國發展的特性

深夜歸來



仲銘譯

紹作

廣 珪

良工譯

一 蚊

# 本社啓事一

本社特聘孫紹康律師為常年法律顧問

# 本社啓事二

現在，籠罩着中華民族悲慘的陰森的命運的是有兩大惡勢力：一個是國際帝國主義者無情的剝削與掠奪；另外一個便是國內漢奸的作祟了！固然，我們應該時時刻刻作反帝的爭鬥以實踐我們救國的使命；但對於國內漢奸的鏟鋤，我們也不能輕輕放過；所以我們打算最近出一個「漢奸專號」，包括所有的大大小小的漢奸，把他們的像片，賣國的事實，赤裸裸地寫出來，好作我們鏟鋤惡魔的準繩。我們希望國內愛國志士，能夠給我們以充分地援助，各人就所知道的事實，不管他是士是農是工是商，祇要他是一個漢奸，都把他一網打盡，搜羅在這個專號裏。同時，我們準備多多的給援助我們者以物質上的報酬，以表示我們無限的謝忱與敬意。

## 行健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 現已出版要目列左

每冊一角五分  
預定半年九角  
預定全年一元七角

日內瓦外交戰之開場	卷頭語	九一八後之東北與國聯	曹樹鈞
甲午戰後之東北與日本	周天放	關於滿洲條約上之義務與其履行	述
日本帝國主義踏着帝俄帝國主義滅亡的途徑前進	王之柏	以自助及自衛之手段執行條約上之義務	玉玢譯
東北與俄國	滕鴻凱	一月來之東北與日	編者
美國遠東外交與東北問題關係之史的觀察	卞宗孟	國聯對東北問題召集特會經過	附錄
英法德四十年來對於東北之關係	白世昌	日本對調查團報告書意見書	附錄

## 時事述評

### 這是最後一滴光榮的血

一個民族的生存，決不是麻木不仁，一盤散砂和自私自利的一羣人所能維持，尤其是處在空前大事變和頻於危亡的時候，非有濃厚的民族意識，非有為民族而奮鬥的精神與決心，更不能求其生存獨立與自由，這是鐵一般的原則，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

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固素具和平與寬大的精神，可是麻木散漫和各自為謀的矛盾心理，也同樣地向前發展與擴大。東三省之「滿洲國」，天津事變之便衣隊，以及最近榆關陷落，而人民只知逃難不知謀所以自衛等等，這都是自私自利個人主義和不顧民族利益的具體表現。此次榆關失陷，的確是我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也就是華北當局和

人民與日本帝國主義最後拼命之機會。

故張學良氏於本月八日為榆關事件在招待中外新聞記者席上說：「吾人委曲求全之苦衷，要求和平之志願，既不能實現，則吾人惟有以精神與血，作澈底的抵抗，以保護祖國，維持正義，並謂日人所索者為吾人之血，不獨余之血不能給予，即任何人之血亦不能給予」，那即是說，吾人絕不甘受日帝國主義之宰割與屠殺，要用這最後一滴光榮的血，和日本拼個死活，我們的當局既具有這樣大的決心與勇氣，那末，我們人民應毫不畏縮地積極地組織起來，作政府的後盾，為公理而奮鬥，為國家民族而戰爭，用我們的頭顱與屍體，填平光明之路，用我們的這最後一滴光榮的血，栽培自由之花，民眾們，起來吧！這正是我們拼命的時候！

### 對於榆關陷落之認識

中俄恢復了正常的外交關係以後，日本帝國主義者即認為煽動各帝國主義「瓜分中國」「進攻蘇聯」之絕好時機

，而高喊「結合勢力統治遠東」，「結成對俄對華的共同陣營」，並以自身「願作中堅與主力」來迷惑各帝國主義

。而在各帝國主義正集精匯神于考量中俄復交的視線下，柔弱無能的十九國委員會無法進行調解，國聯大會恒將開幕之前，突于一日夜間，以預定計劃而自造口實；向我駐在榆關之防軍猛力攻擊，「我軍忍無可忍，奮勇抵禦，沉着應戰，激戰三晝夜，卒因敵軍陸海空之協力猛撲，援兵遲到，迫不獲已忍痛退出榆關」，而天下第一關遂告失守了！

暴日的佔領榆關，乃是企圖長驅直入熱河及侵佔華北之計劃的一部份，是有計劃和有步驟的行動。一方，她試探一下國際帝國主義對中俄復交之真實態度，有無瓜分中國和進攻蘇聯之決心，而以「願作中堅與主力」來鞏固後方防線，以防止中俄之真正的提携和呼應；再則用以威脅華北，轉移國際視線，在戰爭的機緣下，演其傀儡之戲的「復清運動」，以便進一步實行吞併整個中國的「大陸政策」。暴日的居心巨測，和這種毒辣手段，我們是須特加嚴重注意的！

榆關事件發生後，國際的全注意力都集中起來了，太平洋海上衝突和日本

最激烈的美國，雖未有具體的嚴重表示；而在保守黨支配下的英國，感于本身利益之動搖，亦不得不發出「即今日日本最好之友人，頃已開始懷疑，為彼之行爲開脫，能否不遭他人詬病」之語。字裏行間雖未嚴重表示，而依然企圖有所「相讓」，但日本的襲取榆關秦皇島並擾亂華北，直不啻置她的利益于危險區域，至少使她的商業週轉不靈，因而必然地要激起和日本衝突之尖銳具體化，使英美日的鬥爭深化起來；狡猾的暴日深切洞悉此點，而放出一「地方解決」的論調，以緩和英政府的嫉視。所以其于帝國主義的內在矛盾，素稱英國外政府的國聯，對於榆關事件的解決，也許有比較可觀的空頭支票之發兌，但她的無能和劣根性，我們早就把握到了。我們已不能依賴國聯，依賴只有失地喪師，我

### 平津人民現在應該做什麼？

自日本帝國主義攻陷榆關以後，在平津社會上立即呈現着一種恐慌的狀態，有些學校竟至實行提前大考或放假，這幾天來，平漢和津浦的火車，搬家南下和避難的人，已經突破平日的紀錄，擁擠不堪，北平的東交民巷和天津租界以內的旅館與住宅，大有供不應求之勢。但在這樣緊急的關頭，我們決不應該

們應公開的宣告國聯之破產，向世界昭告中日事件的擴大，各國所受的損失以及世界和平的破壞，都應由國聯和日本負其全責。現在已非平常以外交手段嚴重抗議，和「通牒」可速解決，而是生死存亡之最後關頭了。若榆關一任佔領，而熱河一旦侵入，則四省之地盡入日人手中，敵人得以大興安嶺爲屏蔽，不特南滿可以高枕無憂，三省收復益加困難，且敵人自遼熱二省，高居臨下，隨時可以扼平津之背，華北更無國防可言了。事急矣，我們應急起直追，全國總動員，沿江沿海嚴加戒備，沉着應付，防止暴日的到處攪擾，而中敵人「各個擊破」之毒害！我們尤應堅決阻止「地方解決」，把完整領土消滅于四分五裂的局部解決中，而應鼓勵前方將士之英勇奮鬥，武力反攻，收復失地。

### 退縮與畏懼，因爲這正是我們拼命的時候，我們平津的人民，應如何積極地團結起來，集中民衆之實力，爲政府之後盾，對受傷之士兵與前方之將士，應如何予以撫恤慰問和鼓勵其敵愾同仇之勇氣，對恐慌失望之人民，應如何給以鎮靜與興奮，乃平津人民只知大難臨頭，求個人生家性命之安全，從三十六計之

上策，逃之夭夭！要知道我能往寇亦能往，當上海戰爭劇烈之時，南部的人民大都相率北上避難，今日榆關戰爭爆發的時候，逃難的人們又由北而南，假使中國南中等部又發生事變，你們究竟跑到什麼地方去呢？租界是我們永久的平安的藏身之所嗎？「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的名訓，你們沒有聽見嗎？國家的家園？你們能够不當亡國奴嗎？我們認爲這是平津人民自私自利和懦弱無能的表现，這是缺乏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的寫真。

親愛同胞們！事急矣！大難已迫眉睫，應速決定自救救國之策，第一，我們現在應全體動員，自動地積極地團結起來，在一個統一組織和指揮之下，組織救護隊和募捐隊，充分地給前方戰士以經濟與援助；第二，迅速地發展和擴大民衆的武裝組織——義勇軍——準備與敵人作一最後的戰爭；第三，組織宣傳隊，擴大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的宣傳，打破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暴露帝國主義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罪惡。我們有了這樣的實際工作與決心，更以我們的全力來督促政府，協助政府，絕不容妄事猜疑，自相紛擾，祇有在奮鬥中求生存，才是我們唯一的出路。

上策，逃之夭夭！要知道我能往寇亦能往，當上海戰爭劇烈之時，南部的人民大都相率北上避難，今日榆關戰爭爆發的時候，逃難的人們又由北而南，假使中國南中等部又發生事變，你們究竟跑到什麼地方去呢？租界是我們永久的平安的藏身之所嗎？「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的名訓，你們沒有聽見嗎？國家的家園？你們能够不當亡國奴嗎？我們認爲這是平津人民自私自利和懦弱無能的表现，這是缺乏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的寫真。

## 原料生產國之政治經濟的不安

仲銘譯

入一九三二年度自小麥，棉花始以至其他納殖民地商品，無不在繼續着價格底崩落。砂糖，棉花，橡皮於六月，小麥，羊毛，銅等於七月俱到達了前此所罕見的低價格。如果拿大戰後的最髙價格來比較時，則其跌落率，有如下示：  
小麥百分之七六；砂糖百分之九一；棉花百分之八六；羊毛百分之八一；橡皮百分之九六；銅百分之七九。咖啡一九二五年一月的最高價格爲二一六，六七新馬克 Reichsmark (一〇〇〇班)，至一九三一年十月，跌至四九，七二新馬克，即暴跌了百分之七七。在這些商品價格暴跌之後，迄一九三二年七月，發端於谷物，棉花市場之俄然的景氣，也曾迅速地波及到殖民地商品之其他商品市場；而俱顯示了價格底暴漲。我們如果拿八月杪之前述諸商品底價格上昇比例來看，則有如下示：小麥百分之五；砂糖百分之一〇七；棉花百分之六七；羊毛百分之七；橡皮百分之二三。

這樣的食料品，原料品之價格反騰

，可以直接地視爲景氣回復之曙光嗎？誠然，像以往所常聽到的，那種被一再宣傳了的爲世界恐慌之原因的賠償問題，已依七月中旬的洛桑協定，而一似到達了解決的階段，真的，這種協定底成立，反映到了久已渴望投機活動的商品市場。而且，原料品，食料品，也恰值到了青黃期。另一方面，又適值美利堅所採取的擴張信用，提高價格的方策，予商品市場以很大的刺激。這些事情聯結一起，而引起了對於市場之擴大地映出了的急激地價格之上昇運動。但是，這上昇運動，以八月杪或九月初爲轉機，而再行急劇地跌落了。此刻所發表的官廳，民間的豫期報告，則切地顛覆了殖民地商品之減收豫期。一般地已知道了：被視爲世界景氣之指標的美利堅底市場景氣，也不過是爲了大總統選舉的欺騙 (Zaniprläugen) 而已。這樣，曾被視爲景氣向上之端初的殖民地商品價格之漲騰，也有如肚子泡兒似地曇花一現地消逝以去了。

值斯世界的工業活動，除二三國度

外，俱降低到一九一三年的水準以下之時，該不會引起工業原料品底供給增加。值斯因了失業底增加，實質工資減低等等，而一般大衆底購買力大行收縮之時，決不能期望食料品需要之增大。殖民地恐慌，就這樣地加強了深度，該地底資本主義的生產者，與農業的生產者之間的對立，也愈行激化；同時，就孕育着更多的政治危機，以迎此一九三三年。這兒，讓我們選二三殖民地，來描畫其現實的姿態吧。

根據紐約外交協會所發表的看來，北美合衆國之對於南亞美利加的投资，總計達二九億九千萬元有奇——直接投資爲一六億三千九百萬元；證券投資爲一三億五千三百萬元。當一九二六——二八年，方讚合衆國「永遠的繁榮」之時，南亞美利加諸國，增加了一五億元的外債。就中約百分之八〇，係在紐約市場的起債。另一方面，據說英國底投資額，也在一三億鎊之上。這樣，南亞美利加諸國是作爲英美底資本輸出市場，因而又是爲商品輸出市場而發展的。不

過，因了農產物價格暴跌，輸出底激減，而至國際貸借的逆轉，舊債務本利償付的困難，尤其是外資流入的困難，爲了維持外匯市價之金流出，財政的不均衡等等——這一大連串的事情，捕捉着了南亞美利加諸國，而推之於恐慌的深淵了。尤其當合衆國於一九二九年爆發了恐慌後之翌年，合衆國的提高關稅，以及一九三二年八月與大瓦協定，乃以阿根廷爲始，而愈行加深了這些國家之恐慌底深度。

智利 該國底兩大產業——銅及玻璃——之不振，從根本上動搖了該國底經濟。尤其是對於在金元資本支配之下的「寇撒漆」之固定營業的敗北，誘致了失業底增加，同時，惹起了土著玻璃資本家的抗爭。「寇撒漆」國有化的問題，於以成爲政治的紛爭之中心議題了。自六月開始的政權之交替，一月三次，尙未終止。七月四日，取格羅甫大佐的支配而代之以的達維拉博士所領導的「社會主義共和國」，乃終於九月十日聲明了：十月三十日舉行爲制定新憲法的議會選舉。但是，三日之後，復以經不住布拉脩將軍等底威嚇。而下野了。

阿列聖德里於十月三十日舉行的智利大總統選舉中，得了國民底絕大的信任，而再獲大總統的地位。阿列聖德里在選舉演說中，聲稱爲救濟失業業者，而打破大農制度，將土地分與無土地的農民；誓行嚴格地統制了的農業政策。但是，正有待於阿列聖德里予以解決者，還是困難的「寇撒漆」的問題。據外電報道：已成立了「寇撒漆」再建案，新國會對此將下如何的批判呢？也許智利對於金元資本的這種攻勢，會再陷自己於混亂呢。

巴西 這兒也爆發了一種很大的事變，但與其說是革命，還不如說是內亂的較爲恰當。對於僞大總統瓦爾加斯的反抗運動，於七月中旬，以聖保洛州爲中心，而波及於里奧格蘭德州，米拿斯格列斯州三州。幾經三月之久，動員了近代的武器與二軍十三萬的戰士，展開了宛如歐州大戰的縮圖。十月三日始以叛軍底降服，而閉了此內亂之幕。不過，爲此次內亂之主要原因的瓦爾加斯的咖啡政策，却並沒有找到何等的解決。因了此次內亂，散特斯塔被封鎖了，咖啡輸出亦行激減，但却反而形成維持

了咖啡價格這種「幽默」挖苦的結果。然則，瓦爾加斯的咖啡政策是什麼呢？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杪，僞聯邦政府與巴西銀行協議的結果，重新確立咖啡政策。依此種政策，全國咖啡評議會，再被賦與完全的自治權；對於聖保洛州之一九三〇年的咖啡公債（二〇〇〇萬元）負完全責任。施行咖啡囤收，反焚燒等等的保護手段。但是，這種政策，並不是在任何時期都能够行得通的。那正如實行了巴西的財政調查的尼邁耶所警告了的那樣，不外導入了激烈的膨脹政策（Inflation）而已。

聖保洛州自六月以來，即在舉行咖啡收穫底豫測，則一般估定爲一一五〇萬乃至一四〇〇萬袋。但前年的收穫量，爲一八七〇萬袋。故此次的收穫量，實爲極大的減收。而在另一方面，從四月初旬以來，即在以每日五萬袋的比例，施行着品質不良的咖啡之毀滅。大體說來，八閱月間，平均每月都實行了四十萬袋的毀滅。抑有進者，根據四月三十日的法律，全國咖啡評議會，又被賦與了增殖的監督權及處罰那違法新栽培者的權能。這樣，巴西是在依此決死的

減少生產，而繼續着努力，以求從咖啡恐慌中，殺出一條血路來。

荷領印度 該地底農產物，在世界市場中所占的比例，如下示：橡皮百分之三五；砂糖百分之一一；茶百分之一七；咖啡百分之八；等等。爪哇和古巴一樣，同為世界的兩大產糖國。荷蘭在砂糖業所投的資本，達七億八千萬福羅林，占投於該部門的資本總額的百分之九八。荷蘭對橡皮業所投的資本，為二億九千萬福羅林，占資本總額的百分之七四·三。其次，有英國的投資一億福羅林，占百分之二五·六，在砂糖業中，荷蘭的資本，保持着獨占的地位。在橡皮栽培業中，確立了完全的支配，反之，土人之橡皮業的發展，在爪哇是備極貧弱的，而完全委諸彼橡皮栽培之獨占着。但於此地之外，却也投下了相當的資本。不過，我們如果把其投資量額拿來看，則以一九二五年為最高，此後，就與年以俱減少了。至一

九三〇年，約減少了二分之一。這一事實和橡皮價額底跌落，同時使土著橡皮生產者，受不住資本主義的大經營之壓迫，而顯示為失掉土地，轉落為自由的勞動者之形相。

該地底市況，也是不能免於向下的趨勢。就貿易來看，那怕是數量底增大，也是因了農物價格底崩落，而在不斷地減少着了。

英領馬來 該地底兩大主要經濟部門——橡皮及錫，都在強制施行減少生產，錫工業，除馬來外，尚有荷領印度，玻璃維亞，尼格里亞四國，為求消費與生產之均衡，而在進行生產的加送爾。一九三二年的七八兩月，生產是完全停止了。苦力底失業，更行續增。不寧唯是，該項工業部門的機械化過程，把施業者苦力的數目，從一九二九年的十二萬四千名一直減到五萬七千名。這二分之一以上的減少，橡皮業中，也和荷領印度一樣，土著橡皮栽培者，是顯著

地減少了。橡皮園休止採取的面積，在聯邦州內為百分之二一·三。在海峽殖民地為百分之三二·三（一九三二年七月）。

殖民地商品之不斷地崩落，使產業資本之必死的攻勢，集中於生產底限制了。而且，握有此產業資本之大部分的英吉利，美利堅，荷蘭等國的資本，通過限制生產，而直接地促成了勞動者底貧困，間接促成了土著資本之弱。於是，殖民地大眾之一般的窮乏化，就構成購賣力底減退，行將擴而至於使其失却為商品市場之價值。這樣，由氾濫於一般殖民地之社會的不安與商品市場之狹隘化，而至諸資本主義國家之恐慌底深化，正是今日之現實的姿態。

——譯自日本『改造』雜誌新年號世界情況欄——

一九三二，十二，二八。

### 終難解決的協約國間債務問題（續）

（四）

姜國對於戰債問題，始終堅持不能

把協約國間債務和德國賠償混為一談的態度，但事實上決無何等可以嚴峻區別

### 紹作

此二者之理論的根據。相反地，這兩個問題還是結着不解之緣。一九三一年胡

佛發表的一年停付案，以協約國停付對  
 美戰債為德國停付歐洲各國賠款的條件  
 。更加表明了此二者的相關性。  
 而對於德意志則為債權人。她們支付對  
 美債務，並不須自掏腰包，而只消把自  
 己從德國得來的賠款，轉撥一下就得了

德國賠款與協約國的國間的債務之關係如次表：

	協約國間債務支付額 (十年平均)	德國賠款收取額 (平常年度)	超過或不足額
英 吉 利	百 萬 馬 克 六七五	百 萬 馬 克 六〇六	百 萬 馬 克 (一) 一六九
法 蘭 西	約四四五	一，一五四	(十) 七〇九
意 大 利	一二五	一九五	(十) 七〇
比 利 時	三一	九四・四	(十) 六三・四

德國賠款大部分跑到了美政府的金庫。美國實為在戰中以最少支出而獲得最大成果者。國家與國家間的借款，會變成政治的支配之強制手段。美國之金元控制世界，實為隨大戰以俱來之意外的結果。

不過，財富一方的累積，美國之宰制歐陸，會加重歐陸各國之財政的負擔，不消說，這負擔的重心，是攔在了德國身上。正因為如此，才使德國成為

「歐洲之經濟的弱點」，而構成經濟不景之重要因素。但這依然是美國觀放的病菌。所以，如果說賠償問題是歐洲之癥，那麼，戰債問題才是資本主義之癥呢！

伯爾福通牒建立起舊協約國共同對美的戰線。此後，英法帝國主義者，迄未放棄此種政策。不過，至洛桑會議，對美的進攻，乃踏入一個新的階段。洛桑會議，是以英國為領袖的對美聯合戰

戰後的德國，瘡痍滿目，百業凋零，實無力負起反俄急先鋒的任務。同時，經濟的依賴，竟完全投到了美帝國主義的懷中。這對於英法帝國主義者該是

多大的不安。尤其於這經濟恐慌的狂瀾吞沒了整個世界，凄慘陰森的戰雲佈滿了全部地面的現在，更是引起了她們的焦慮。此所以於遠東風雲吃緊世界軍縮未洽之際，而有洛桑會議之召集。



線。一邊站着意大利，德意志，一邊站着法蘭西，我們的所謂「和平之鳩」的麥克唐納居中斡旋挑撥，以造成在自

已領導下的反俄對美的聯合戰線。老麥的計畫總算收了相當的功効。大家簽訂了一紙協定。但是討厭得很！要取消楊格計畫，就得美國同時應允取消戰債。這就是爲什麼要有君子協定的原因。

「洛桑協定，只有在英法意和其他歐洲各國和美國間戰債問題得到解決後，才能批准。如其歐洲各國和美國的協定不能成立，則洛桑協定也就不過是一張廢紙而已。在洛桑，歐洲列強淡然地解決了賠償問題，一部分犧牲德國，一部分犧牲美國，這就是問題的本質」（馬扎亞爾）。

馬扎亞爾接着說道：「把這當做國際政治的語言，洛桑『同盟』發現了：英法雖然不復鞏固，却團結了英、法、意、日、比等國，在賠償問題和協約國間戰債問題上，一部分反對德國，一部分反對美國，在戰債問題上，似乎是「統一歐洲戰線」，反對美國。……」（「洛桑會議的總結」）。不過，這個「統一戰線」的基礎，是建築在沙漠上

的。意大利於表面上雖加入了英法同盟，但她在其他的，如裁軍問題上却和美

國攜手。自白宮發出第一次拒絕緩付覆牒後，這個債務國共同戰線，就馬上破裂了。不唯德意是各行其是，脫離了「歐洲統一戰線」，即英法同盟也顯示了軟弱，英國單獨決定償付到期債款，法

國朝野都在抱怨英國忘記了債務國共同行動，法總理赫里歐於與英首相麥克唐納會商戰債問題後，悲憤語人道：「如洛桑協定簽字國，對於戰債問題之態度，不能一致，則該協定自亦不成其爲協定矣」（合衆社巴黎十二月八日電）。

#### （六）

法，英，比等國，要求緩付到期債款，並建議召開整理戰債問題會議之照會到達白宮後，美國務卿斯汀生即發表談話道：「關於這個問題（戰債問題——紹），政府的政策，並無何等變更；各國對於這個問題，應與美國進行個別的交涉，而無期待及早召集那種全歐債務國參加之一般戰債會議的理由」（據聯合社十一月十四日電）。胡佛總統於與新總統羅斯福會商後表示：美國政府，

仍願與各債務國個別磋商。羅斯福更明白宣稱：「美國與債務國分別談判，實爲解決此種困難問題之良策」（據哈瓦新社華盛頓十一月二十五日電）。這是美國的一貫政策。因爲如果單獨談判，則美國就可大大利用債務問題，分散歐洲各國，擊破英法的「外交結合」。

同時，美帝國主義，還想利用戰債問題做工具，來在軍備問題上壓迫敵國。所以，美政府很想實際上把戰債和軍縮連帶談判。我們還能憶及：當洛桑會議中，取消賠償及戰債之空氣正濃時，美總統胡佛却突然向日內瓦軍縮會議提出全世界軍備削減三分之一的提案。並聲明：裁軍與戰債，須同時解決。二次戰債覆牒，更明白宣示：戰債問題與軍縮問題，有密切關係。

最後：美政府始終反對在任何形式上把賠款和戰債混爲一談。美總統胡佛於致英國第一次戰債覆牒中指稱：歐戰賠款，係單純的歐洲問題，美國對之毫無關係。彼對於英國在十一月十日之照會中所云，洛桑會議所議定關於賠款解決方案，須待美國政府之設施而定一節，實莫明其妙（據路透社倫敦十一月二

十五日電)。新總統羅斯福更坦率聲稱：「償還戰債，與德國償付賠款，毫不相干。況歐洲各債務國，向美國所借款項，均約明以後自如期償還，且借款時，並未言明此種借款之償還，須視德國賠款能否收回為斷」(據哈瓦斯社華盛頓十一月二十五日電)。

這樣，美政府關於戰債問題的一貫政策是：(1)嚴峻區別賠款與戰債；(2)堅持單獨談判原則；(3)實際上把戰債和軍縮混為一談。

現在，兩次覆牒，嚴詞拒絕緩付戰債，「歐洲統一戰線」，再被摧毀於Yankee 帝國主義的黃金魔力。意大利已決定償付到期債款；英吉利已運美大批現金；赫里歐且將追隨英國之後。盟主如是，則比，捷等國，亦自將不成問題矣。唯英法並未放棄且亦不會放棄其

最初之企圖。據合衆社巴黎十二月八日電：英法總理會商結果，關於戰債問題，決定合作，繼續努力。而美國亦以不景氣之深入與普遍，遠東之緊張，有不與英法折衝者，故照會中表示：對整個問題尤重加考慮。然則我們固不能視戰債問題為已告一段落。

### (七)

根據以上所述，我們固不能否認：戰債問題有在雙方讓步妥協的協議中找到暫時的出路之可能。但顯然地地將不會得到最終的解決。正如帝國主義列強的矛盾妨礙了反俄的聯合戰線一樣，歐陸列強的對立，使對美統一戰線亦無持續之可能。帝國主義列強，為消除彼此間的對立，以共同對付那「相異的國家制度」，而強行割去歐美之橋——賠償與戰債——的手術，結果，反而把自己

昆仲間的矛盾弄得更為擴大與加深了。這真是所謂「不如意事常八九」。但這正也有其微妙的必然的原因在。

誠如俄國真理報所述：戰債非一經濟問題，而為政治問題。因美國欲藉此而施壓力於其競爭者，以擊破英法日之外交結合。列強的對立，現在更行尖銳化，目前戰債，軍縮與「滿」案等問題，均有密切之連鎖性，而不能單獨求得解決。

馬扎亞爾於「洛桑會議的總結」一文，以如下數語結尾：「洛桑協定，把賠償問題弄得複雜了，把帝國主義的矛盾更擴大了。牠將加速這些矛盾的解決」。筆者以為：這幾句話，對於目前的戰債問題，更為恰當。

(完)

## 美國工商業之衰落及其外交的新動向

延續了三年的世界經濟恐慌，使美國主義的工商業表示着驚人的現象；因而不得不使美帝國主義國內的資本家階級另尋生路，以拯救那頻死的危機——同時，日本帝國主義武力進佔滿洲而

做成獨佔的局勢，更給美帝國主義者工商業以威脅，據八月十四日美商部發表上海美商務參贊安諾德報告，謂去年美國在哈爾濱貿易大為減色，顯明的証實美帝國主義處於百倍危機境態當中。

## 廣 查

美國農民的農產的收入，在一九二四年度到一九二九年度期間，是一個很不穩的時期，差不多是一種水平的進展，沒有甚麼差異，可是一九三〇年度到一九三一年度的時期中，就表現出

一種可怕的低減——一九三〇年度農產品爲五，二〇八，〇〇〇，〇〇〇；牲畜爲四，二二六，〇〇〇，〇〇〇；總計則爲九，四三四，〇〇〇，〇〇〇，而一九三一年度農產品爲二，九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牲畜爲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總計則爲六，九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同時，以本年度的農產品收入同一九二九年度的六，二四九，〇〇〇，〇〇〇來比較竟減少百分之五十三點五而牲畜收入的低落則到百分之廿八點七，並且，總計項下——農產品與牲畜的總計——比較一九二九年度減少百分之四十一點六。這無疑的是一種絕大的損失，總結在一九三二年度的前半期農產品雖然沒有大變動，可是據勞工局統計的指數來看，比較世界帝國主義第一次掠奪戰前的平均指數相差太遠；再有的就是過去一年因爲種植地積的增加，大量的麥子和棉花表示出生產的過剩，當然對於今年的生產品頗有影響而給予不利。

鐵路公司的遭遇的情況，也是可以用數字表示出來的——以乘客的里數與運貨的里數做標準——在一九二四年度到一九二九年度の期間也是一個平穩的階段，在一種水平的行程上邁進，沒有大的波動，可是至一九三一年度和一九二九年度の運貨的里數底比較，就減少百分之廿四(24%)——一九二九貨車的里數爲四五〇，一八九；一九三一年度則爲三四〇，一四八(以百萬哩爲單位)——雖然比較一九二一年度商業衰落時期增高一些，但是，據一九三〇年度三個月統計，轉運的里數，比較一九二七年度到一九三一年度五個周年的平均數字減少百分之三十七(37%)——因此，美國鐵路運輸公司大裁職工，據各洲商人協會最近報告現在在鐵路運輸公司職工僅有一，〇九六，五四一個了——美國鐵路公司所以這樣，就是因爲受着雙重的壓迫，一種是乘客和運輸的減少；一種是過去的對於鐵路巨量的投資，以致把鐵路事業做成一種頭重腳輕的企

業。一般的，銀行皆要金融穩固，保有信用，可是美國的銀行在近兩年却受有一種特殊的打擊，當然的這種打擊是伴隨着世界經濟恐慌而來的，明顯的觀美國銀行近年來的倒閉就可以表明了，從一九二四年度到一九二九年度銀行倒閉的數字與銀行存款的數字總是在平波的環境裏，可是一到一九三〇年度馬上就變成特殊的驚人數字——因爲在經濟衰落的前五年——一九二四——一九二八銀行倒閉數爲六九五個，平均的存款數爲一九八，四五二，〇〇〇元，而一九三〇年度倒閉的數目增加百分之九十四(94%)；存款的數目增加百分之三三六(336%)——一九三一年度的紀錄更增加到(337%)百分之二百三十一倒閉的數目；存款的數目也增加到百分之七百五十七(757%)——這是實行 Glass Steagall 法案和金融合作的結果。茲將一九三二年度一月——四月份美銀行倒閉數及存款抄錄下來：

月	份	倒閉	銀行	存款	數
十月	(1931)	五	二	四	七
		一	一	一	〇
		〇	〇	〇	〇

十一月	一七五	六七,九三九,〇〇〇
十二月	三五八	二七七,〇五一,〇〇〇
一月(1932)	三四二	二一九,三〇〇,〇〇〇
二月	一二三	六五,三三九,〇〇〇
三月	四五	一四,三一六,〇〇〇
四月	六八	三五,四九六,〇〇〇

鋼鐵工業美國從來沒有受到像今年這樣的大損失；據 *Schwepp* 的報告一九三二年度的頭三個月，幾個大鋼鐵廠所受的損失到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元。同時，鋼鐵工業就近三年來的統計，一九二九年在美出產鋼鐵的噸數為五六,四三三,〇〇〇；一九三一年則為二四,九〇〇,〇〇〇噸，雖然比較一九二一年度的一九,七八三,七九七噸產額為高；但是，據可靠的統計職工們的被裁減不能不成為一個可注意的現象——

總之，一九三一年度比較一九二九年度鋼鐵產額減少百分之五十六(56%)——並且，明顯的，某部門的經濟的衰落決不是該部門單純的原因，而是要涉及到其它與該部門有關聯的部門，因此，我們知道鐵路公司的收入減少，因而影響鋼鐵業的蕭條，這也是必然的。

在美國經濟恐慌的現階段當中，就是從來沒有損失而祇在發達進程中的汽車業，也會得到特殊的損失，一九三二年度(本年度)頭三個月比較一九三一年

度的同一時期減少百分之五十(50%)的出產，同時用現有在各汽車製造廠服務的職工僅有二五〇,〇〇〇人來立論，就可以表現出該業凋零的現象，因為在一九二二年度職工數字比較之下減少百分之十一(11%)；但是較之一九三〇年度則為百分之二十二(22%)——同時福特公司在一年中確已損失五千萬萬。

茲將美國全國年來產的汽車數比較表抄錄在這裡：——

年	份	客	車	貨	車	總
一九二四		三,三〇四,〇〇〇	四三四,〇〇〇		三,七三八,〇〇〇	
一九二五		三,八七一,〇〇〇	五五七,〇〇〇		四,四二八,〇〇〇	

一九二六	三,九四九,〇〇〇	五五七,〇〇〇	四,五〇五,〇〇〇
一九二七	三,〇八三,〇〇〇	四九七,〇〇〇	三,五八〇,〇〇〇
一九二八	四,〇一二,〇〇〇	五八九,〇〇〇	四,六〇一,〇〇〇
一九二九	四,七九五,〇〇〇	八二七,〇〇〇	五,六二二,〇〇〇
一九三〇	二,九一九,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〇	三,五一一,〇〇〇
一九三一	一,九七三,〇〇〇	四一七,〇〇〇	二,三九〇,〇〇〇

根據時事月報九月號

國際貿易，美國在本年度頭三個月  
 的進出口的統計為：出口貨值是五九六  
 〇〇〇，〇〇〇元，入口貨值是五二  
 五，〇〇〇，〇〇〇元，但是就一九三  
 一年度美國國際收支來說，在本年七月  
 初發表的國方報告，以資做我們觀察一  
 九三〇年與一九三一年間美國經濟恐慌  
 的一般，先就進口貨來觀察，一九三一年

美國出總額為二十四萬萬二千四百萬金  
 元，比較一九三〇年減少百分之三十六  
 〇九（ $\frac{3609}{100}$ ）；輸入為二十九萬  
 萬九千萬元，比較一九三〇年減少百  
 分之三一・七（ $\frac{31.7}{100}$ ），出超額為  
 三萬萬八千四百萬元，不到一九三〇  
 年的一半——再除去計算上的錯誤，出  
 超數實在祇有二萬萬八千四百萬元，  
 此為歐洲大戰後美國最低出超的紀錄，

原因不外物價低落與世界購買力的縮小  
 同時，我們知道出口貨的減少決不  
 是完全由於海上市場的疲滯，而是貨值  
 的低落，事實告訴我們本年度四月份的  
 出口貨值較去年四月的貨值減落百分之  
 三十六（ $\frac{36}{100}$ ），而在美國境內平均  
 貨物的跌價不過百分之十四（ $\frac{14}{100}$ ）。  
 一九二四——一九三一年美國進口  
 貨值與出口貨值的比較表：

年 份	出 口 貨 值	入 口 貨 值
一九二四	四,五九一,〇〇〇,〇〇〇	三,六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五	四,九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四,二二七,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六	四,八〇九,〇〇〇,〇〇〇	四,四三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七	四，八六五，〇〇〇，〇〇〇	四，一八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八	五，一二八，〇〇〇，〇〇〇	四，〇九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九	五，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	四，三九九，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〇	三，八四三，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六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一	二，四二四，〇〇〇，〇〇〇	二，〇九〇，〇〇〇，〇〇〇

根據時事月報九月號

綜合所有美國工商業的凋零與特殊的損失，可以知道美國資本家階級工商業者處在一種甚麼境況裏，何況有日本帝國主義在遠東的滿洲的獨佔呢！——因而，他們不得不另尋生命保存的路徑。可是，在美國的所有的市場裏給予美國的祇有這恐慌的現象，祇有更加強的恐慌的趨勢，於是資本家工商業者就不能不把眼光看得近一點，需要在蘇聯那六分之一的世界裏來恢復他們那特殊的損失——我們要明瞭美國工商業資本家階級這種需要，必須看一看美國與蘇聯以往在工商業上的關係，同日趨於重要與密切的趨勢，世界第一次大戰後，美俄兩國間貿易逐年的增加，其總值自一

九二三年的五，九九八，〇〇〇金元增加到一九三〇年的一三八，七八五，〇〇〇金元，唯去年減為一六，八〇〇，〇〇〇金元，即約減百分之十六，原因不外美商社所許的賒貸條件甚苛；美方禁止所謂強迫勞動出品出口，查自一九二三至一九三一年間兩國貿易總值達美金七三一，三八四，〇〇〇元，美方對俄輸出超過俄方對美輸出約五倍，結果美得順差四八三，七九〇，〇〇〇元，佔全額百分之六十六；去年一年中美方得順差為九千萬元，美對俄輸出一九二三年為四，五五〇，〇〇〇元，一九三〇年增到一一四，三九九，〇〇〇元，一九三一年略減到一〇三，七〇〇，〇

〇〇元——在戰前帝俄時代，一九一〇——一九一四年，則平均每年祇二四，六〇四，〇〇〇元，俄對美輸出一九二五到一九二八年間約一三，五〇〇，〇〇〇元，一九三一年減到一三，一〇〇，〇〇〇元，因在一九二九與一九三〇年時為平均二三，五〇〇，〇〇〇元——蘇聯居美國輸出的第七位。所以，在這種檢討下，觀察出美俄兩國在商業上的重要性與密切的關係，因而產生出美國外交的新動向，然則，明顯的事實告訴我們，已往美國是在兩種外交政策行使當中，其一為與「歐洲合作」；其一為「國聯合作」——在美帝國主義感到經濟危機的加強，要想再實

行原有的門羅政策決不成功了，一般工商資本家階級認爲要解救美國的本身的恐慌，必須與歐洲各國合作共同謀一救濟的方法，所以才有胡佛的提議緩付戰債一年產生，事實不是那樣簡單，但是這次世界資本主義的總經濟恐慌俱有特殊性的，絕對不同於已往的資本主義下的周期恐慌，不但延續了三年之久，而且還有日趨加強的現象——因而，一般論者遂產生了與國聯合合作的呼聲，固然，這種呼聲是發生於日本帝國主義將東三省獨佔而使美國工商業感到特殊的威脅與損失以後，才有所謂美國代表參加國

### 托洛次基論俄國發展的特性

俄國史的基本的且最爲穩定的特徵便是她的發展之遲緩的節奏，及其經濟落後，社會形式的原始狀態，以及因之而生的文化的低級水平。

這片巨大而嚴酷的平原，迎着東風和亞洲的殖民，久已由其自身的性質而被判定要有一個長期的落後了。與游牧民族之鬥爭幾乎延至十七世紀的末葉，而與風之鬥爭——因爲他帶來冬季的

聯理事會與調查團委員的事實出現，可是在這兩種政策行使之下對於美帝國主義國內的工商業資本家階級仍然是沒有甚麼利益，因而，不得不產生對俄復交的呼聲，同時，美國的在朝的重要人員皆是被美國工商業資本家階級所左右，當然的，爲了代表資本家的工商業的利益也就贊助美俄復交的論調，在另一方面，除掉在經濟上的利益以外，還有政治上的利益，即增厚遠東的實力，以應付美日關係的惡化。

所以，美帝國主義對俄復交的呼聲，決不是沒原因的，反之，確有政治的

寒和夏季的旱——則直至今日仍在繼續着。農業，整個發展的基礎，是由擴張的方法來進展的。在北方，他們斫倒了，焚燒了森林；在南方，他們強佔了天然的草原。自然之征服雖寬廣而未深入。

羅馬文化的廢墟遺留下許多古舊的巨石，準備作爲建築的材料。當西方的野蠻人安居于此廢墟之上時，東方的斯

，經濟的背景，同時，正表現出來高度資本帝國主義衰落期的矛盾，雖然，這種呼聲還祇是一種動向，而蘇聯在國家經濟的建設期間當中是不是順於接受，然而美帝國主義這一外交的新動向，必須要看美帝國主義國內領袖的大選舉後的事實來決定，現在羅斯福已當選下屆總統，我們可以確信今後美外交的這種動向，是一種必然結果，因爲羅斯福就是代表美工商小企業階級的領袖，但是，這種事實還需要未來才能證實。

### 良工譯

拉夫人在他們的荒涼平原上還沒有找到什麼遺產呢！他們的先人曾生活於一種較他們爲更低級的文化程度中。西歐諸民族不久便找到了牠們的自然疆界，創造出那些經濟的和文化的聚匯，商業城市；東方平原的人民呢，他們第一次給予人們的印象便是深入于森林之中或擴展至于草原之外。在西方，農民中之進取而有冒險精神的分子變成了自由市

民，手工業者和商人；在東方，較活動而勇敢的分，有些則變成買賣人，而大多數却都成了哥薩克，守邊者和工兵。社會分化之過程在西方本是急烈的，在東方則遷延下來了，且因擴展過程而稀釋。與彼得第一同時的韋柯（V. K.）寫道：「莫斯科的沙皇，雖則是一個基督教徒，統治着一個精神怠惰的民族。」莫斯科人的精神怠惰却正是經濟發展的遲緩節奏，階級關係的無定形，內部歷史的貧弱之反映。

埃及，印度，和中國的古代文明都會有一種充分的特質；他們會有充分的時間，以自己的力量，去逐一地完成他們的社會關係——雖則他們的生產力尚屬低下——，正如他們的手工業者之逐一完成他們的手工的生產品。俄國，不只在地理上，且在社會上和歷史上，則是立于歐洲與亞洲之間的。她特異于歐洲的西方，且也特異于亞洲的東方；于不同的時期內，在不同的特徵中，她時而接近于此方，時而接近于彼方。東方給予她以韃靼人的束縛，以之作爲一個重要的因素加入于俄國國家的構造中。西方則是一個更爲可怕的對頭——

但同時也是一個教師。俄國是不能建立於東方形式之上的，因為她會連續不斷地適應着西方的軍事的和經濟的壓迫。封建關係在俄國之存在曾爲以前的史家所否認，但在今日則可以認爲是由晚近的考察無條件地建立起來了。並且，俄國的封建制度的基本因素與西方正是一樣的。但是封建時代之存在一定要由引伸了的科學理論建立起來這一單純事實正好證明了俄國封建制度的不完整，牠的無定形，牠的文化紀念品之貧乏。

一個落後國家總是同化于各先進國家的物質的和精神的征服物。但是這並不是說，牠會奴隸式地追隨牠們，重復產生牠們過去的一切階段。歷史的循環重復說——韋柯及其近來的信徒——本是建立于古老的前資本主義文化的軌道之觀察之上的，僅有一部分建立於資本主義的發展之幼稚的攷驗。在日益更新的各種境況中。某種文化階段之重複事實上緊繫於那個整個過程的暫時性和偶然性的。資本主義，無論如何，則意謂着那些條件之克服。牠準備好在某種意義中，且實現了人類發展的普遍性和永恒。發展形式之爲不同的民族所重

複是出乎這個定則之外的。一個落後的國家，雖則不得不迫隨於先進國家之後，但是牠却不採取同樣的途徑。歷史的落後之特權——這樣的特權是存在的——允許，或者寧是逼迫，越過一個整個系列的中間階段而採用業已先進於任何特定的時期的事物。野蠻人扔下他們的弓矢，立即採用來福槍，並未經過那位於這兩種兵器之間的過去路程。在美洲的歐洲殖民並未重新從開端之處開創歷史。德國和美國現今在經濟上超過了英國之事也正由於牠們的資本主義發展的落後才是可能的。反之，英國的煤炭工業之保守的反抗——正如麥克唐納與其友人之所想者——則是對於過去的報酬，因爲英格蘭在過去曾有一個很長的期間盡行資本主義的開路者之任務。歷史落後的民族的發展必然達於歷史過程中不同的階段之結合。牠們的發展，作爲一個整體看，取得一種無計劃的，錯綜的，結合的特質。

踰越中間等級之可能性自然不是絕對的。其程度最後是由這個國家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力量而決定的，更進一步說，落後民族在使那從外部移來的諸種成



就適應於其自己的較原始的文化之過程中也並不罕有降低這些成就之現象。在這種現象中，同化過程則取得了一種自相矛盾的特質。是以，在彼得第一當權時，某種西方技術的和藝能的因素——尤以軍事的和工業的為甚——之輸入却鞏固了，那種作為勞動組織的基本形式之奴隸制度。歐洲的軍隊和歐洲的借貸——無疑地這都是高級文化的產物——却鞏固了沙皇政治，反使地延緩了這個國家的發展。

歷史的法則與炫學的圖式絲毫無共通之點。『不齊』(Unevenness)這個歷史過程的最為一般的法則最明顯地，最錯雜地顯示其自身於落後國家的命運中。在外部的必然之驅策下，她們的落後文化不得不跳躍。於是從這個『不齊』——普遍法則中又引出另外一個法則來，因為缺少好的名稱，我們可以稱之為『結合發展』法則——我們用這個詞意指行程的不同階段之牽聚，懸殊的等級之結合，原始的形式與現代的形式之混併。沒有這個法則，自然要明白牠的整個的實質的內容，則理解俄國的歷史這件事是不可能的，實則即理解那文化居

於第二級，第三級或第十級的任何國家的歷史，也是不可能的。

在富裕的歐洲之壓迫下，俄國的國家所吞食的大部的人民財富遠過於西方，因之，牠不只判定了人民的雙重的貧乏，且還微弱了各所有階級的基礎。因為同時還需要後者的支持，牠也驅策了，協助了牠門的生長。結果，這種官僚化的特權階級從未升至極頂的高位，而俄國的國家於是仍比較近似一種亞洲式的專制政治。在十六世紀開端時莫斯科的沙皇所正式採用的『比贊欽』(Byzantine)專制政治，以貴族之助屈服了封建的『波亞爾』(Boyars)〔譯注〕，藉使農民成為貴族的奴隸之手段也博得了貴族的降服；在這個基礎上，牠創造出聖彼得堡帝國的絕對專制。整個過程的落後充分地表明於如下的事實中：奴隸制度誕生於十六世紀的末葉，取得完形於十七世紀，興盛於十八世紀，直至一八六一年才得到法律上的廢除。

〔譯注〕Boyars 是舊日俄國的一種特權的貴族，具有世襲的領地。這個階級本是由上級軍人構成的。在貴族之下，僧侶在沙皇專制政治

的組織中也負有不小的任務，但只是奴役的任務。教會在俄國從未升至支配的地位，而在加特力的西方則得到了；牠只以這種專制政治的精神奴役之任務自足，這種任務之委託便對於牠的謙遜之報價，僧正和主教們僅只享有作為世俗權力的代理人之威權。總主教是隨沙皇而更易的。在彼得堡時代，教會對於國家之依賴益發卑賤了。二十萬牧師和僧侶本質上就是官吏的一部分，一種宣傳福音的警察。對於這種任務的酬勞便是在信仰，土地，和收入方面的正教僧侶的獨占之為一種更為正式的警察所保衛。

愛護斯拉夫主義(Slavophilism)，落後的救世主義，建立其哲學於如下的論斷上，即：俄羅斯民族及其教會是完完全全德謨克拉西的，反之，政治上的俄國却是一種由彼得大帝加於他們之上的德國官僚政治。馬克思評論過這種言論：『同樣地，條頓民族的蠢物也詛咒那佛萊德利克第二加於法蘭西之上的專制政治，一若落後的奴隸總不需要文明的奴隸來訓練他們似的。』這個簡短的評論不只完全揭破了愛護斯拉夫主義者的

陳舊哲學，且還揭破了「種族主義者」的最後的隱秘。

不只是俄國的封建制度，即連整個俄國史也算在內，其貧乏在其缺乏真正中世紀的城市以爲商業和手工業的中心一點上得到了最爲卑抑的表現。手工業在俄國未能使其自身離開農業，始終保持住牠的家庭工業之特質。舊俄的城市是商業的，行政的，軍事的，和采邑的——消費的中心，因之，不是生產的中心。雖則諾夫哥洛德（Novgorod）與漢撒一樣且也未爲韃靼人所征服，牠也只是是一個商業的，而非工業的城市。誠然，不同區域的農民工業之分配生出一種大規模貿易中之需要。但是行旅的買賣人在社會生活上則未能與西方手工業基爾特和商人工業的中小資產階級佔有同樣的地位，這種行旅的買賣人是不可分離地繫結於其農民環境的。俄國貿易的大路雖擴展至於邊境之外，但唯其如此，才自古以來便把領導權讓給外國的商業資本，而給這整個過程加上了

### 深夜歸來

邁出了圖書館的樓門，外面已經昏闇了，夜氣帶着濃厚的潮濕而寒冷。陰

半殖民地的性質。在這個過程中，俄國的買賣人僅只是西方的城市與俄國的農村之間的中介而已。這種經濟關係在俄國的資本主義時期內益加發展，在帝國主義的大戰中且得到了極度的表現。

俄國城市的意義渺小（這最足以促成亞洲式的國家之發展）也使宗教改革——那就是說，以某種適於資產階級社會的需要之近代式的基督教代替封建官僚化的正教——成爲一件不可能的事。反對國教之鬥爭並未進而僅止于農民異端之創造，舊教信徒之反對者在這些異端中便算是最爲有力的。

法國大革命十五年前，在俄國發展出一個烏拉山的哥薩克，農民和工人奴隸之運動，這就是通常所說的僕加柴夫叛亂（Pugarhev Rebellion）。這個恐怖的人民暴動，因爲缺乏着什麼東西，才未能變成一個革命呢？「第三級」（Third Estate）。沒有城市的工業德謨克拉西，農民戰爭之不能發展爲革命，正如農民異端之不能上昇至于宗教改革

之極峯。僕加柴夫叛亂的結果恰好是個反面——鞏固了官僚的專制政治成爲貴族利益的護衛，這種護衛在危險時期內會再度證明其自身之效用。

這個國家的歐洲化，最初是彼得時代開始的，在次一世紀內便愈益成爲統治階級——貴族——自身的需要了。在一八二五年，貴族的知識分子在政治上認識了這種需要，遂計劃出一個軍事的陰謀以圖限制專制政治的權力。這樣，在歐洲資產階級的發展之壓迫下，進步的貴族企圖取得那尚在缺乏着的第三級之地位。可是他們總希望把他們的自由的政權與他們自己的等級的支配二者結合起來，因之，他們也最怕農民之興起。所以陰謀在那顯要而孤立的官吏等級方面只是一個單純的企圖，以及他們幾乎毫無鬥爭地自甘失敗這件事，也不是十分奇異的。這就是十二月黨（Decabrist）暴動的意義。

（未完）

### 一 蚊

的臉和頸頸上，像一個冰涼的手指一觸似的，使他頓時打了個冷戰，暈眩的腦

髓便因而清醒了一下；疲倦了的全身也輕鬆了許多。他用勁的打了一個呵欠，伸了伸懶腰，慢慢的走下了台階，腦子裏似乎還在綽有餘裕的嚼味着剛纔所看的那本書裏面的趣味，他低着頭，一面走着，一面聽着地，走幾步他又抬起來環顧着森沉的夜色，他臉上是在掛着歡欣的微笑。這時的心裏又換了別的意思，不盡欣然而得忘的快活的想着：「想着自己雖然買不起書；沒有錢去住學校，假如每天吃飽了到這裏來看，也就很可以的了，也就很可將就了；雖然這祇有雄巍高皇的大樓而且空空如也的圖書館裏，並沒有幾本他所積極需要的書籍，但畢竟還比沒有書看強些，這總算是救濟了他這窮苦的人一步。」他想着，想着，却不覺得已經到了大門口；若不是洋車夫們的呼問和一陣涼風的吹過，他幾乎還以為坐在舒服的靠椅裏冥想在，他立刻打了一個寒噤，接着又是兩個嚏噴，他才知道已經到了街上，同時也感到渾身是冷了。

因為天氣已經到了初冬的節季，應面刮過來的涼風，雖不甚大，而從他的袖筒，褲管，頸領鑽進來的風，立即把

他全身上僅存的一點溫暖整個的驅散了。他接着便是寒噤，嚏噴的打了幾個，全身是冰涼。那裏在身上的薄薄的單大掛和下面的那條黃布褲子，已經被冷風浸透了，都像冰做得似的，不住的順着風粘到滿起了雞皮的皮膚上，更越法的冷起了。同出館來的幾個人，挨凍了的小雞樣的鑽進帶棉棚套的熱熱和和的洋車裏，踏着腳鈴很快的飛去了。幾個瑟縮着的現出了餓飢而且困乏的臉色的車夫，有氣無力的叫着：「車！拉去呀？」；有的更乞憐似的糾纏着他，而他，他只是一聲不響的走過他們的車旁，車夫終於失望的坐回他的車中去了。像這樣的事情，曾不曉有幾次的使他屢次感覺着難過；因為他也是願意憐恤他們這些勞苦的人們的，尤其是在這樣寒冷的深夜；況且他自己的身上僅僅這一點衣裳，而且他的家離這裏又那樣的遠，他何嘗不知道坐在車棚裏，便能够很快的在溫暖中回到了家了，可是他自己沒錢，就連飯錢都沒有，他也又何嘗不更詳細的知道呢？他原是同車夫們一樣的，也在被資產階級壓迫着，在窮苦的生活中拚命的掙扎着的人，所以他想着也是

空想着，白想着，他終于不能不挨着凍，駕着步子量回去了。

他沿着馬路的旁邊，大踏步匆促的走着。因為他的鞋底已經磨得像紙一般的薄了，走在崎嶇不平的石頭馬路上，深一脚，淺一脚的顛破着，使他的兩腳感到異常苦痛。高懸着的街燈，無力的發着黯淡幾熄的微光，僅能照出了近地週圍一部分的寒冷的景物。大道依然是黑暗着。在前面疾馳着的人和車，有如幢幢的鬼影似的，在模糊中搖幌着。汽車遠遠的睜着兩隻死光似的賊亮的眼，像要焚燬了一切的火龍似的閃射着，映照得路上的行人一個個像浮動的跳舞的骷髏，當牠飛似的駛過時，像駕着妖風而嘶吼着，捲起了一團雲霧似的塵土。騰起來的，混雜着汽油味的面沙，揚得他滿臉，嘴唇上沾了很多，兩隻眼睛也全被迷住了，他忙着用手揉了揉，流了些眼淚才好些了；不過還是有些磨得痛。他心裏不住的罵着坐在汽車裏的那個東西；又想着人窮了是這樣的倒霉，受着這樣的奚落；他們坐在舒服的車裏，我們走着還要吃着土面，這是何等不平的事呵！於是一種蘊貯了許多的

動盪着的意識，由這強烈的憤懣底情緒激起了，漣漪般的在腦海中起伏着而且不停的思量着，計度着。

他的腦在不停的想，他的脚也在不停的走着。經過了一個巷口的旁邊，那裏是蒸發着淡漠的熱氣，縈繞在一盞燈光的週遭；隨着浮起，隨着又消散了。幾個襤褸而疲憊的勞動者圍坐了一圈，在矮矮的板凳上，捧着些熱氣騰騰的窩頭和大餅，在風捲殘雲般的大嚼而特嚼的吞嚼着。焦黃的窩頭被燈光照耀得嶄新，而呈着金色。有的還很安逸的捏着酒壺，在饒有興會的且喝且談着。裏面站着的那個人，穿得臃腫的幾乎都圓了的棉坎肩，光禿頭還在冒着汗似的，在切着什麼不時的又拌弄着鍋裏的東西當他走過他們的身旁，一種臃腫且混合着油膩的氣味鑽入他的鼻孔。吃着的人們不約而同的，有意無意的瞥了他一眼，便又回過頭去，忙三帶四的吃着去了。只是那穿得臃腫的那人，却不往的用着偵查的目光，凝視着他很久，在眼光中，似乎在他也坐下來吃點；而他也驟然的恍悟到，自己還沒有吃過晚飯，肚子在空得難受了。車子是靜靜的一字擺

開，沿着道邊依次的排列着，好像也在休息着它們被馳了一日了的軀體，在睡着。

當他踱過那不知是甚麼機關的門口時，那門是僅留着一點兒小縫，微微的射出一道亮光來，門旁只剩了一輛洋車在停放着，拉車的坐在車子的底格，軀體着，似乎是在睡着……這一些東西，彷彿都在沉靜中慢慢的死去。

他被冷和餓催促着，越法的走得快起來了，他跨着急步，蹣跚的走着，漸漸的走得離大街不遠了，他便舉起了頭，遙遙的望着街口處，黑沉沉地，祇有幾簇流動着的燈火，時隱時滅的映着眼在閃爍着。電車的鈴子的響動，由小而大；又由大而小的聲音，嘹亮地，在靜夜的空氣中流蕩着。他拐過了街口，馬路已經是土敏土的了，深灰色滑溜的地面上，閃着黑亮黑亮的烏光，走在上面是軟坦坦的，他的脚路路的感着些舒服了。他沿着電車道走着，幾條脈膊似的鐵軌長長的，漫無端緒的，像要把電

車引到無何有的深遠之鄉去似的，平行的鑲在街心，當一輛電車行過時，發着震動地響亮地輾轉的聲音，電紋上不停的迸着藍色的烟光，他忽的鼓起了一股勇氣，伴着電車蹣跚的迅行起來，但電車終於在黑暗中消隱了，他才又改慢了脚步來，他微喘着全身覺着有些暖和很多。這時他已經到了人影噪雜的十字街頭，在車馬零亂中他穿過了街口，走向一條大胡同去，在距離街口不遠的地方櫛比的擺滿了汽車和洋車，且都正在燃着火，在蠕動着預備轉行了。一陣鑼鼓夾雜着喧叫的聲音，在寂寥的夜氣中激盪着，接着便是一聲喇叭幽長的鳴了，即刻從一個寬闊的門裏湧溢出熙熙攘攘的人羣來，於是腳鈴聲與汽車的喇叭聲便交錯着響起來。剎時間那戲院便又變得冷靜了，當他走過的時候，裏面彷彿祇有空空的房子和一個闊大的大門洞，使他感覺着一種無聊的落寞。

（未完）